



天河悬落处

——松阿里乌拉源流记

□陈晓雷 文/摄

2月中旬,长白山山区仍天寒地冻,白雪茫茫。
“揽胜·探微 问道吉线G331”文化采风组,赶到安图县已中午,午餐后再往奶头山村赶,全天都在乘车、开会、看现场的忙碌中,连续10多个小时下来,感到有些劳顿。

光影雪河行

早上,拉开窗帘,见阳光映在奶头山村朝鲜族民居上,炊烟袅袅中,村子显现生机。阳光洒在北山岗上,雪地呈金黄亚光效果,给人一种雪里藏暖的感觉。
采风组8点钟从奶头山村出发,要寻路探访地图标注的“松花江”起始命名江段。此时,我们正沿二道白河下行。眼前的冰雪之河,看上去情绪极佳,或处于亢奋中,一会儿钻进林子,一会儿跑上山岗,一会儿隐于峡谷,像健壮的小伙子,无视穿山越岭的奔劳,仍满怀激情,大步狂奔向前。

车窗外,或远或近的紫褐色森林,一片连一片,一山连一山,无边无际,绵绵不绝。山峦尚于冬眠中,旷野苍茫沉静,冷清无声。金灿灿的阳光射进林间,杉、松、柏、榆树的影子,映在雪地上,斑斑驳驳、绰绰约约,像大群激情飞扬的舞者,矫健腾越,姿态万千。我想起流传山间的民谣:长白山猫冬,越寒越心热;长白山踏雪,越冷越强悍。

再看那条凭借自己的力气,与车赛跑的林中雪河,并未凝固,并未止步。其随山绕转,时窄时宽,一脸自信与光影齐飞的豪迈状态,让人感觉到雪下的河,正潺潺山行,流动有声,其追踪而来,气势正从雪下冲上地面,似乎听得到水撞击石的声音、水撞击石头的声音、水撞击树木的声音、水撞击河床的声音、水撞击山门跌成瀑布的声音……长白山美如天籁,激荡山野,回萦天地间。

此刻我脑海里,正“闪回”15年前夏日的某个午后……那时,我和同事老李走在长白山山间石径路上,空气湿润,云雾缭绕中,突然听到前方传来奇特响亮的流水声,年过半百的老李,先短暂一怔,然后疯了似的向水声传来的地方跑去。在不足50米远处,他猛然站住,叉开双腿,做个呈倒“V”字形站姿,满脸堆笑地冲我大喊:“快来看看啊——我的双腿跨

在松花江上啦!”
老李兴奋得忘了年龄,其脚下是条很幽很窄的深沟,一米多长的石板成了跨沟的桥。他催我:“你快来呀,让你的双腿跨过松花江!”

我跳上小石桥,做跨越状,两个大汉瞬间变成两个小男孩!我们欢呼着、大笑着,与跨下的流水声相和鸣,早已到了忘我境界。这是我离松花江源头最近的一次,也是我在知道“松花江”3个字的半个世纪后,与其最为亲密的接触……15年过去了,这跨越松花江的场景,常在我梦中闪现。

其实,那些在高山深处翻着浪花涌下山岗,那些在峡谷中唱着歌儿流下山涧的百余条河溪,从树草下、岩缝间、沟壑里,丝丝缕缕汇成溪,源源流水绕山间,百转千回化成河的主要是3条(头道、二道、三道)白河,还有富尔河、古洞河、细鳞河等等。这些涓涓下注的水流,构成“白河家族”的丰沛水系,为松花江的形成与诞生,做足了丰盈的资源储备……它们是深冬不眠的河,是岁月不老

童话“松花”梦

男孩10岁那年,扛着大半面袋黑面粉,兴冲冲登上绿皮火车,沿大兴安岭甘河河谷东行一夜,次日早晨抵达哈尔滨的二姨家。二姨满脸灿烂,一把拉过外甥说,这小肩膀能扛得动大半袋面?好厉害!明天二姨奖励你上江沿儿!

在“计划经济”年代,这大半袋黑面细粮,对孩子多、生活拮据的城市工人家庭而言,意味着能吃上多顿馒头、烙饼、面片汤了,这是多么令二姨全家人开心的大事啊!

第二天,二姨履行诺言,领着小外甥坐有轨电车,从南岗光明街去道外江沿儿,坐着“咣当咣当”的有轨电车很舒服,木椅座凉瓦瓦的,车窗外平房、楼房、步行的人,都被“追”过去……临近中午,娘俩才到达江沿儿。

眼前,横着一条大江,水域宽阔,足有二三百米!真比大兴安岭上男孩家门前的甘河气

派得多、大得多!江水浑浊,滔滔东流。再往东北方向看,300米远处有座龙骨铁桥跨于江上,有火车正鸣笛通过。

到江边,二姨对男孩说,你昨天坐的火车,就是从那座大桥过来的。她问,你知道这江叫啥名吗?男孩说,叫下江沿儿啊!二姨被逗笑了,什么下江沿儿,叫松花江。

松花江,松花江!男孩默记着。
男孩在大兴安岭上长大,知道松树有好多种,红松、白松、黑松、落叶松,但从没听说过松树开花。他的脚几乎贴着江水了,仍使劲伸着脖子望向江面,神情痴迷,小声叨念,松花江,咋看不见江上漂松花啊……二姨疑惑,什么漂松花?男孩说,它叫松花江,江里就一定有松花啊,松花啥样子呢?二姨笑道,傻孩子,你把我都弄晕了,松花是江的名字,哪来你说的松花呢?鬼精灵的脑袋!

这段江边对话,成了男孩童年到成年的天问,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未解之谜。

早年,男孩知道“松花江”这个名字后,就坚信松树是一定开花的,不然怎会叫它松花江呢?自此,他从甘河开始找起,每见松林都要仰头看树梢上开松花没,还要看树下落没落松花瓣儿……可他从未见过松树开花落花,夏天找到的多是绿色小松塔,秋天找到的多是棕色大松塔。每遇到河,男孩总要沿河面找一段,渴望河上漂来几朵神奇的松花……10年过去了,20年过去了,男孩仍在继续做着“找松花”的梦,本该早就放弃的执念,却迟迟放不下,直伴男孩到青年、到中年。

后来才知道,“松花江”是由满族话“松阿

里乌拉”语音转译而来的。在明朝宣德年间,这条江就被称为“松花江”了。红学家、作家陈景河先生在其著作《红楼梦》与长白山》中,对“松阿里乌拉”释义为:“松,前置语气词;阿里,天之意;乌拉,江河之意。松阿里乌拉为满语,意为天河,犹言松花江之水是从神灵的居所长白山流淌下来的。”这样传承下来,松花江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“天河”,那么,它与半个世纪前男孩想象的“松树开花落,沿河找松花”的童话,已没有生物关联的意义,只是存放童心诗话的想象罢了。

从那个只知道松花江名字的男孩,到后来成为教授的我,竟然没想到自己与松花江的缘分是天赐注定的。松花江有南北两个源头,南源在长白山天池,北源却在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脉,而岭东所有河流,包括我故乡的甘河等近百条河,从大岭流下后先汇入嫩江,再汇入东流的松花江。多年后才知晓,在我落生的那一刻,就命中注定是松花江的子民了。两座山脉,两条大水,竟然在我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上,实现了完美“相逢”。这是何等神奇!

白河蕴“松江”

自长白山天池飞泻而下的主要河流是:头道白河、二道白河。

在“二白”的最上游,即是那条世界上最短的1.2公里的乘槎河,河身高居海拔2000多米的活火山口,头抵长白山天池豁口,脚踏长白山瀑布悬崖。乘槎河虽高山路短,可其著名和重要程度,无法用语言称量。刘建封在《长白山江岗志略》中这样记载它:“水自天池泻出,天豁、龙门二峰之间,波浪汨汨,形同白练。严冬不冻,下流五里,飞泉挂壁,宛成瀑布,声闻十里外……实为松花江之正源。”当乘槎河匆匆行走不足2公里,便一头跌下长白瀑布,即为魂断重生的二道白河了。

二道白河翻越山岗,起伏跌宕,穿行莽林,曲转萦回,独行近百公里后,在安图县两江镇的汉阳村、大兴川村附近拐了几道弯,再向前行几公里后,终于和比自己长许多的头道白河汇合。两河像久别的兄弟拥在一起,各自融入对方,令人惊愕的是在此地此刻,两条欢腾奔流的“白河”,竟在瞬间神秘消失了……

行驶中,风清爽、天湛蓝,眼前的长白山,天边的长白山,好个通透!



长白山蓝莓

□刘海玲 文/摄



博大而雄浑的长白山,孕育着万物,更别说还有那人人钟爱、被世人称为“蓝精灵”的蓝莓果了。
蓝莓,意为蓝色的浆果之意,在我国北方称为越橘果,也叫高山越橘。其原产于我国大小兴安岭、长白山区等,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水果之一,有13000年之久的历史。

记得我小时候,每当七八月份,就到山上的林木间寻找一种蓝靛色的小果。孩子们发现此种小果,都呼啦一下围将上来,快速把果子掳在手中,大口小口塞进嘴里。霎时,一种酸甜清爽的味道就从口腔浸润到心底,直达肺腑。当时,孩子们称这种果子为蓝甸果。这种果子很小,且很少,踏遍青山偶尔能遇到。

8年前的季夏,早上天气转凉,我陪着一位外地朋友在早市上闲逛。蓦地,一种蓝紫色的小圆果子吸引了我,让我眼前顿时一亮——这种浑圆饱满、表面带有一层白霜的小果子和我小时候吃的蓝甸果竟然极其相似,只是比蓝甸果大一些,神秘娇嫩。

我喜出望外,上前拿起一颗仔细观看,见这小果子就像一颗蓝宝石,顶端有一黑色的小花朵,长着五个花瓣,宛若一朵幽幽的黑梅花。我轻轻将小果子放进嘴里,顷

刻间,一种纯净浓郁的果香令我陶醉了,儿时蓝甸果的味道就在我的唇齿间弥漫开来,浓郁得满口满心。

一问才知,这个蓝靛色的小果子是人工栽培的蓝莓,就是我童年时吃的野生蓝甸果。

一位面前摆着一箱箱蓝莓的姑娘告诉我,长白山蓝莓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健康食品中,是唯一入选的水果,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就将蓝莓列入“人类五大健康食品”之一。如今,白山有很多果农都在栽培蓝莓,市场上供不应求,他们家已经依靠蓝莓发家致富。

看到姑娘一脸的自豪,我半信半疑,这也太神奇了吧,蓝莓居然还能栽培?这对气温、水分、土壤,甚至是海拔都十分挑剔的小精灵,难道会在我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安家?

直到那年6月,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,一次现场采风,终于打消了我心中许久以来的疑虑。

我们来到了白山市红土崖蓝莓基地——红一村鸭绿江蓝莓种植园。我这才见到蓝莓的真面目:每棵蓝莓树只有一米多高,树上茂密的枝叶向四周散开来,就像一棵棵绿色的小蘑菇,叶子里面藏满了好似酒盅般的白色小花朵,洁白可爱,花苞粉粉红红的,娇艳欲滴。



凝视树上一串串洁白的花朵,蓦然想起《七绝·观蓝莓花感怀》一诗中写的:“纤巧明心素雅开,冰魂只向冷寒裁。漫山志趣何年梦,一树芳容硕果来。”我心中顿然欣喜异常,不由得暗想:等到秋天,这一树树的花开就是一树树的果实了。“一树芳容硕果来”,说得多么恰如其分啊!

我一面赞叹着,一面用手轻轻触摸着被雾气与细雨笼罩中的小花朵,是那样安谧而宁静和、迷幻而淡雅,不由得生发出一种温馨神秘的感觉。抬头远眺,满眼是500亩蓝莓所拥着的绿浪与天相接,莽莽望不到边;颌首低眉,一阵微风拂过,那一棵棵翠绿的小树摇动枝叶向我致意,令人深感如梦似幻。

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,蓝莓的栽培亦是如此。听了讲解我才知道,人工栽培蓝莓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春夏秋冬都要用尽工夫。

果农们的春栽一般是在4月上旬到5月上旬,采取高畦栽植,再根据坡度种植密度,采用扦插繁殖法或植物组织培养繁殖法,用自然之水和江河之水灌溉,用松针、落叶等腐殖肥料来栽培养育苗木。

夏季,为了防止野草生长,果农们顶着烈日把塑料布钉在高畦上,在雨季到来之前,要将杂草割下,就地还田。

10月中上旬,果农们除了人工采摘食用鲜果和机械采摘加工果外,还要栽培小树,清除林间的残枝、落叶、落果,剪除和销毁有溃疡的枝条。

冬季,果农们又忙着修剪、除去附着在株丛上的病虫害越冬体,以减少病虫害的侵袭,同时做好果实的储藏。

这正是一年四季造化神奇啊!



我的家乡白山市地处长白山腹地,因其丰富的酸性土地资源、洁净湿润的空气资源、富含火山岩矿物质的水资源,气候冷凉湿润,昼夜温差大,能够满足蓝莓这种低温植物的所有生长条件。据史料记载,白山试种蓝莓已有100多年的历史,是国内试种最早的地区。临江市六道沟镇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,抚松县的省级蓝莓特色农产品优势区,都位于风光旖旎的鸭绿江畔。其实,早在20世纪80年代,长白山蓝莓酒就曾获得农业部银质奖。

蓝莓之所以被大众认可,或许是因为它含有日常食用的几十种蔬果中最好的抗氧化剂,具有保护视力、提高记忆力、增强免疫力、抗癌等作用。因此,蓝莓有“水果皇后”和“浆果之王”的称谓,又被称为“蓝色贵族”和“视力王”,亦是白山市地理标志产品。

啊,在这白山松水间,雨中那一朵朵晶莹剔透的蓝莓花,就仿佛一个个激情奔放的小精灵,充满着生命的魅力,跃动着梦想的火花;又宛如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绿丛中翩翩起舞,绽放着美丽,孕育着希望。

放怀天地外,独立山水间。倏忽间,我眼前一串串白色的花朵,变成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蓝莓果子,挨挨挤挤,亲亲热热,连成了一片片、一簇簇、一堆堆,铺设成了一条蓝靛色的紫锦路,走出中国,奔向世界!